

酒盏忆年

重阳节里的婚礼

●赵启民

我和老伴结婚三十五年来，每年都有两个结婚纪念日，一个是阳历，一个阴历重阳节。朋友们说我们有福气，能把结婚日和传统节日凑到一块。可我们心里清楚，这个特别日子背后，其实藏着一段仓促与难忘的往事。

当年筹备婚礼的时候，双方家长都没有刻意地挑选黄道吉日，结果阴历恰好落在了重阳节。按照我们当地风俗，婚礼不应该选择在重阳节。为此，年逾七旬的大舅还坐了两个多小时的长途汽车赶来。他劝说道：“结婚典礼日都会选择双数。忌讳单数，哪能选在九九重阳节呢？那天结婚不太吉利，再说重阳节是敬老的日子，你们再往后挪挪日子吧。”

当时我和新娘心里也犯嘀咕，可那时她二哥已身患绝症，医生说情况不太好。她娘家人都盼着能早点举行婚礼，图个冲喜的好彩头，让病人好起来。再说婚礼的请柬已经发出去了，一切都箭在弦上，实在不好改。我父母只好跟舅舅反复解释，老人家见是这种情况也表示理解，再三叮嘱我们婚后要好好过日子。

婚礼其实非常简朴。家门口摆一张盖着红布的桌子，墙上、窗户上、树上等处贴上喜字，快到中午十二点时放一挂鞭炮，在司仪声情并茂的主持下，在亲朋好友的见证下，夫妻拜父母，夫妻对拜，分发红喜糖，抛撒礼花。婚礼上新娘穿着枣红色的平绒旗袍，脸上泛着红晕，长发盘起，端庄美丽。我则是西装革履，胸前佩戴红花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简单的仪式结束后，邀请亲朋好友到市里的一家酒店喝喜酒。敬酒时，我和新娘特意先给

长辈们端酒，那些看着我们长大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，端起酒杯时笑得合不拢嘴。他们说重阳节能喝上喜酒很不错，叮嘱我们要互敬互爱，白头偕老。

婚礼第二天，我陪妻子“回门”，随后我们就开始了蜜月之旅。我们乘坐绿皮列车，从石榴花开的豫北小城出发，越往南绿意越浓。虽然没有一路的玫瑰，却有妻子靠在我肩头小憩时均匀的呼吸，有我们分食一个面包的相视而笑，这温馨，这心花怒放，比什么花都来得真实。

在云南美丽的石林，我和妻子在阿诗玛石像旁合影时，感到她就是心中的阿诗玛。在广东连州地下河，彩舟荡漾间，我们依偎着，并为同船的游客分发喜糖，在船头挂上一对连心锁。我还把MP3耳机递给妻子，我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。

结束蜜月返程后，我们为没有来得及参加喜宴的同学朋友补办了两桌喜宴。当我们展现婚礼和度蜜月时的照片时，他们都露出了羡慕的神情。

如今，我和妻子已经度过了二十五年的银婚、三十年的珍珠婚、三十五年的珊瑚婚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们依旧牵手同行，每年的重阳节就像一个特殊的符号，提醒着我们那些美好的回忆，它让我们比别人多了一个纪念日，也多了一份对生活的感恩与珍惜。有时候我会想要是当年真改了结婚日期，或许就少了这份特别的回忆。每到重阳节，我们不仅会像往常一样给家里的老人送祝福，还会拿出当年结婚时的照片，回忆起那时的点点滴滴，再炒几个小菜，喝杯小酒，聊聊这些年的生活。回头看看，这一路，挺好。

茱萸寄远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

●彭功智

岁岁重阳。妈妈昨天发来一段视频：村东头的晒谷场安静下来，村西边的老桂树，金黄的花朵挂满枝头。甘露打湿了街旁的红叶，山间的柑橘也由青转黄，晴空展翅的南飞鸿雁掠过微微的秋光。看完，我知道重阳的脚步近了，那过往的一幕幕也在秋意的渲染下迅速闪过脑海。

那些年，重阳节就如同一场盛大而温馨的亲情聚会。

那时，爷爷奶奶还在，爸妈的身体硬朗。每到重阳，全家都会聚在爷爷亲手搭建的青砖绿瓦老屋里。老屋的院里种着十余株菊花，重阳时节，秋霜染透了院落，金灿灿的花瓣在秋风中轻轻摇曳，散发着温暖的芬芳，给庭院披上了一层金黄的地毯；从柿树上打下来的柿子，已完成和苹果、香蕉等水果混放催熟脱涩的过程，正像冰糖葫芦般被麻绳串起来在院落晾晒，待打过霜后就会如糖般香甜；储藏室前的新米正在入甑蒸香，好将秋日的丰收喜悦，化作一团团氤氲的雾气与满屋的香甜，身体佝偻、眼角布满皱纹、牙齿已大部分脱落的爷爷一如从前，将碗中最后一粒大米舔舐干净后，满脸皱纹舒展的瞬间，如秋日晒暖的核桃那般慈祥，连院坝的徐徐秋风都带着孝亲敬老的暖意！

插茱萸是重阳节我家必有的环节。奶奶用指腹捏住茱萸的茎秆，避开尖刺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衣服上端的缝隙处，接着，她手腕灵巧地一别一扣，再打个利落的结，便把整根茱萸枝条牢固地别在我胸前，如同一枚被深秋赋予灵气的大号胸针。奶奶说，茱萸可以辟邪，会保佑我们平安健康。那时的我，不明白辟邪是啥意思，只觉自己身上插着茱萸，出门玩耍时异常神气。

重阳节午后登高，是我家的

“重头戏”。村前有一座小山，是登高的好去处。爸爸总是一马当先，我和弟弟紧紧跟在他身后，常被累得气喘吁吁。山路虽崎岖，但爸爸步伐矫健迅捷，爬坡过坎如履平地，还时不时地回头拉我们一把。到达山顶后，妈妈会将放在碎花小布包中的重阳糕分给我们。巴掌大小的米白色糕柔软糯酥软，入喉即有温和、沉稳的甜味在舌尖弥漫。看着我们狼吞虎咽样子，妈妈嘴角上扬，用手为我们擦去嘴角掉落的碎屑……

后来，我在外地读书，在外省参加工作，回老家次数越来越少。亲人的音容笑貌在我年复一年的琐碎忙碌生活中渐渐模糊，我已许久不曾回过家。

今年的重阳节，我回到老家，拉着爸爸再次登高，只不过这次换成了我搀扶他。他的脚步缓慢沉重，每走一段路就要停下来歇息，但他坚持走到山顶，深情地凝望着田野和集镇，我知道，这方土地里有他的魂魄；在厨房里，看着妈妈那爬满皱纹的手，依然灵巧地摆弄着食材，刚出锅的重阳糕香气四溢，馋得我忍不住上前咬一小口，却瞬间被烫得脸红脖子粗，惹得老妈又疼爱又发笑，摸着我的嘴巴小小心地看有没有被烫伤。小小的厨房中，久违的暖意被飘散的香气紧紧包裹着，仿佛外面的世界在此刻都与我不无关系。

“月色濛濛夜未尽，周遭寂寞宁，桌上寒灯光不明，伴我独坐孤苦零”，夜半一阵紧急的电话声将我吵醒，原来刚才做了个梦！老板安排我去外地出差，看来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，今年重阳节又不能回老家了，那就拜请皎洁的明月代我向年长的父母寄去片纸以慰离情，唯愿他们安宁安康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……

重阳

霜叶漫过东篱时，菊香便浸进了重阳。秋风里，藏着千年未改的意趣：是古人登高时望断天涯的怀想，是稚子鬓边茱萸的轻颤，是瓦檐下晒秋的竹匾里，叠着的岁月温软。

重阳节来临之际，我们以文字为阶，邀读者共赴一场时光之约。栏间字句，或记山间登高的云影，或写案头赏菊的清欢，或叙膝下承欢的暖意——那些关于思念、关于敬意、关于岁月沉淀的故事，恰似杯中陈酒，初读见景，再品见心。

重阳不是旧日历上的符号，它是提醒我们慢下来的钟：慢下来看秋山染色，慢下来听老者说旧事，慢下来把牵挂叠进雁字回时的晚风里。愿这一期专刊，能让你在字里行间触到秋阳的温度，也触到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温柔与厚重。

——编者

秋意最浓在重阳

秋阳暖叙

总有一段时光，秋意最浓。随着季节渐深，重阳节悄然而至，这个传承千年的节日，恰似一位智者，在岁月长河里静静诉说人生哲理。

清晨，阳光穿薄云洒向大地，山间小路上，微凉空气裹挟着泥土与草木的清香。一对银发夫妇相携而行，要去那座熟悉的小山——那里有他们年轻时共植的桂花树，也藏着曾经许下的心愿。

儿时读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，我才知道重阳节。课后老师布置了特别作业：为家中老人做一件事，传递爱心。不少同学认真完成，次日常被老师夸赞懂事。那时爷爷卧病在床，我记着老师的诗，给爷爷擦背、洗脚。爷爷总用慈祥的眼神望着我，还会“哼哼唧唧”表达感激。可没过多久，爷爷便安详离去。我们跪在灵前，望着大人们忙碌，心中满是伤心与失落。

于重阳而言，菊花意义重大，茱萸显隐晦，唯有感恩最贴切。曾几何时，我对农历九月初九的认知如荒地般被忽略，直到

成长，这份心意才在心中悄然盛放。工作成家后，每逢重阳，我都会回故乡探望父母。苍茫连绵的群山，是我生命中记忆最深的风物。仰望群山，依旧起伏岿然，初春的浅绿鹅黄，经岁月洗礼已成墨色堆积，目之所及黛色森森。绯红枫叶如殷红胭脂，点缀在沟沟岔岔，让秋之山乡五彩缤纷，魅力无限。金黄野菊与不知名的花儿，星星点点撒在墨绿间，让苍山化作千秋画，既有画的意境，又有诗的韵味。漫山花椒树头、秸秆之间、犁沟地畔，仿佛都散落着让灵魂感动的诗句。

秋日山峦美得极致，重阳登高时，山的美景被层层剥开，满目景色鲜艳欲滴。触摸这般秋景，让人沉醉眷恋。极目远眺，红霞缭绕，情趣盎然；摘下一片枫叶，火红暖意盈满心间；山菊绽放点缀山色，凉爽秋风送来悠悠清香。

去年重阳，父母仍要坚持往年习惯去登山。他们既想检验自己是否真的老了，也想向儿女证明自己依旧老当益壮，更坚信长寿源于坚持与意志。我遂了父母心愿，陪他们登山，以登顶之喜贺重阳，更贺他们尚未步入老来之秋。

难忘儿时重阳节

寸草承暖

金菊飘香，又逢重阳，秋风乍起，谁不忆童年与故乡？

重阳最早的记忆，是儿时欢喜的盛宴。小时候，我是不懂得传统节日的寓意，只知道家里秋收结束，父母有几天闲闲的日子。在我的记忆深处，九月初九，是一场盛大而温馨的家庭聚会。大人们会在这一天，早早地去集市上采买茱萸、菊花和艾草。回到家后，便忙碌着将这些宝贝编成环状，让我们小孩子佩戴在身上。

临近佳节，母亲会提前几天买只鸡回家养着，只等重阳那天炖了吃，这便是秋日里难得的美味。每次，我等在门口远远地看到母亲买鸡回来，内心的喜悦总忍不住随那鸡挣扎的翅膀一起奋力扑腾。重

阳节那天，奶奶总会亲自下厨。她的手艺好极了，哪怕是普通的食材，到了她的手里，也能变成令人垂涎的美味。

上小学三年级时，老师教我们背诵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。遥知兄弟登高处，遍插茱萸少一人”这首诗后，我才懂得，每年九月初九，又称为重阳节。古时候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祈福的习俗，表达人们消灾避祸的美好愿望。于是重阳节的那一天，我和妹妹心中有一个念想，重阳节学古人登高望远，不识得茱萸的模样，也可以在鬓边簪上一朵开得正艳的野菊。那种附庸风雅的幼稚，透出几分可爱。

印象中，那年的重阳节，清晨，阳光透过薄云洒在大地上。山间小路，微凉空气中夹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。我和妹妹头插茱萸，兴致勃勃地跟着父母走出家



桑榆未晚

李荣鑫 摄

古诗词里的重阳节

●陈晓云

情思雅韵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金风送爽，丹桂飘香之际，重阳节携独特韵味而来。翻阅古诗词，我们仿佛穿越千年，与古人同品重

阳的悲欢与思念。重阳节溯源于春秋战国，唐代正式成为民间节日，在古诗词中被赋予丰富情感与深刻寓意。

王维《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》堪称重阳思乡经典，“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倍思亲”道尽游子心声。诗人客居他乡，重阳时对亲人思念更浓，想象兄弟登高插茱萸却少了自己，那份孤独与惆怅直抵人心。

孟浩然《秋登兰山寄张五》中，“相望试登高，心随雁飞灭”写登高远望之景，“何当载酒来，共醉重阳节”藏着对友人的眷恋。诗里既有秋日风光的勾勒，也饱含重阳节的人情味。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抒时光易逝之慨，“江

涵秋影雁初飞，与客携壶上翠微”记与友登高之事。虽叹人生不如意，他却以“菊花须插满头归”“但将酩酊酬佳节”的豁达，尽享佳节片刻欢乐。

李清照《醉花阴》则以细腻笔触写重阳女子相思，“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厨，半夜凉初透”绘尽孤寂，“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”更将思念凝成千古名句。

古诗词中，重阳亦有敬老祝寿之意。有人借重阳思亲人生、期盼长生，字里行间流露对老年人的关注与祝福。这些诗词是文学瑰宝，更是历史见证，让我们读懂古代风俗与古人精神。

如今重阳节仍传承敬老美德，但快节奏生活让我们渐忘其丰富内涵。愿每到重阳，我们都能停下脚步，从古诗词中重拾对传统节日的热爱，让这份古老文化焕发新光彩，始终承载对亲人的思念、对友情的珍视，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

菊蕊漫语

●陆明华

“自古逢秋悲寂寥，我言秋日胜春朝。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。”每年重阳，都能听到父母高声吟诵刘禹锡的《秋词》，而后打点行装准备登高。他们把人生的快乐，多寄托在秋日的高山流水、蓝天白云间，这份观念让生活满是乐趣。

尽管有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的诗句，暗示人到老年该如秋叶般寂寞感伤，但父母从不认同。他们觉得，若想把人生黄昏的胜景尽收眼底，唯有登高——登顶后，才能发现如初春萌芽般的清新与激荡。

自父母退休后，从不用回忆留恋过去。老爸常说：“与其终日坐在秋阳里细数生命过往，越忆越觉老迈，满眼都是萧瑟落叶悲风，徒增悲怆伤情，对健康不利，不如携老伴出去走走。既能放眼四望，又能活动筋骨。”

重阳是一年中最舒适的日子，却已至深秋，天气很快会转凉。正如宋代晏殊所言：“重阳过后，西风渐紧，庭树叶纷纷。”趁此刻秋意浓、景致美，看夕阳西下，赏无限风光，那份惬意，真个叫好！

●黎洁

门，踏上通往屋后的西山岭的路上。沿着弯曲的山路拾级而上，徐徐的秋风，让人浑身舒适；广袤的秋色，把山峦涂抹成一幅油画，鲜亮光彩，秋色浓郁。

登上山顶极目远眺，山峦层次分明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沉醉的秋意。家乡的美景尽收眼底。远处，河水碧波荡漾，河岸边枫叶正红，层林尽染。远处，田畴里稻浪翻滚，犹如遍地黄金。山风阵阵拂动衣襟，平添了几分“高处不胜寒”的清凉。父亲转身将挽在手上的外衣披在母亲的身上。我们走向野菊花盛开的草丛，父亲给我讲起了诗人陶渊明。陶渊明以诗出名，以爱菊出名，后人效之，遂有重阳赏菊之俗。说到菊花，头上插着野菊花的妹妹又赶过来。提篮里，装满了才采撷的野菊花，绿叶映着白白黄黄，煞是好看。父亲说：野菊花可入药，奶奶近来身体不好，菊花能明目祛火、清热解暑，正好用得上。

在乡下老家，乡下人对重阳节食糕的习俗看得很重。做菊花糕是必不可少，“糕”与“高”同音，有步步高升、寿高久久的含义。菊花糕是以菊花为主要制作原料，另配以马蹄粉、冰糖、糯米粉等制作而成。做成的菊花糕，状如菊花，质地细腻，香甜可口，还有清凉去火的功效。奶奶做的菊花糕，不以精良见长，但糕团灵魂里的东西却是一个没落下——豆沙和猪肉。经猪油炒过的赤豆沙，在蒸制过程中，香甜软滑地渗透到米粉中，融于一处，再香甜地在嘴间化开，恰似金风逢玉露，味蕾瞬间开出了一朵朵花。

蒸熟的菊花糕，蓬松香甜，一出锅，我们便抢着要吃。奶奶轻声说：“小馋猫，烫啊，凉凉再吃。”我们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便咬，又香又软。奶奶看着我们吃得津津有味，微笑着对我们说：“吃了菊花糕，步步高升。”

后来，我已经离开了那个村子，到城市里追寻自己的梦想。回乡下的次数越来越少。爷爷奶奶的身影在我忙碌的生活中渐渐变得模糊，只能通过电话联系来慰藉思念之情。然而，每到重阳，那种对爷爷奶奶和故乡的思念就如同潮水般涌来。回望儿时的重阳节，那是一种深植于心的情感，如同老屋前那棵老槐树，年复一年，根深叶茂，枝叶间挂满了对过往岁月的温柔与眷恋。

今年重阳将近，我特意回到了老家。当我再次看到那熟悉的山山水水，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。我和家人一起，重新拾起那些被遗忘的传统习俗。登上儿时常去的那座山，虽然山上的景色已有些许变化，但那份亲切感依然如故。我们佩戴着茱萸、菊花，仿佛回到过去的时光。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，重阳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，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。

菊花香里，又到重阳

●吕少京

早上推开窗户，一股子带着点苦的香味儿飘进来。抬头一看，对面楼屋顶的边上，不知啥时候摆了盆黄菊花，花瓣碎碎的，在太阳底下亮闪闪的。哦，原来又快到重阳节了。

想起以前的重阳，总跟爷爷的竹筛子分不开。每到这天大清早，爷爷就踩着草上的露水去后山摘野菊花。他那竹筛子是老物件了，竹条颜色有点发琥珀，摸着手感软乎乎的。我那时候总爱把脸贴在筛子上，闻那股子竹子的香味儿。我跟他在他后面，看他弯着腰在草堆里找菊花，枯黄的草叶子中间，星星点点的野菊花开着，就像小灯笼似的。“重阳的菊花得带露水摘，泡的茶才养人。”爷爷的声音混着早上的雾气过来，他用手指头捏着菊花梗轻轻一折，带着露水的花儿就掉进筛子里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那味儿，就是秋天该有的清爽劲儿。现在那竹筛子还挂在老家堂屋的墙上呢，竹条缝里积了层薄灰，就是再也没法装新摘的野菊花了。

每次从后山回来，奶奶早就在灶台跟前忙开了。她会把手摘的野菊花摊在竹匾上，放在屋檐底下晒。太阳透过窗户上那层旧木头框子，在菊花瓣上投下一块块光，屋里飘满了菊花的淡香味儿。奶奶蒸重阳糕可厉害了，她揉面的时候手腕轻软转着，面团在手里揉着揉着就变得又光又软。枣泥得选最红的那种金丝枣，蒸好的糕上面还得撒一层刚晒好的桂花。等蒸锅开始冒白气，层的甜香裹着枣泥的味儿满屋子飘，我总忍不住凑到灶台边想偷尝一口，每次都被奶奶笑着拍手背：“慢点儿，小心烫着嘴！”去年收拾老家屋子的時候，我翻出了那只印着碎花的竹匾，摸上去还带着点太阳晒过的温度，就是再也闻不到菊花香混着米香的味儿。

以前重阳节的下午，时间过得特别慢。爷爷会搬个竹椅子坐在屋檐下，泡一杯菊花茶。他喝一口茶，再拿出那本棋谱，手指头在棋盘上慢慢挪着棋子，偶尔抬头看我趴在小板凳上画画，眼睛里全是笑意。秋风一吹，屋檐下挂的风铃“叮铃叮铃”响，混着爷爷偶尔的咳嗽声，现在想起来，那就是以前重阳最慢的样子。后来父亲跟我说，爷爷走的那天，他桌子上还放着半杯没喝完的菊花茶，棋盘上的棋子摆了一半。

母亲总说，重阳节就是要惦记着家里人。她每到这天都会起得很早，照着奶奶的法子蒸重阳糕，还会给我装满一袋子，叮嘱我“分给同事们尝尝，沾沾节气的好运气”。前几年有个重阳，我在外地出差，母亲打视频电话过来，镜头她举着重阳糕，笑着问我：“你看，跟你奶奶做的是不是一样？”

现在再看对面窗角的黄菊花，突然想起爷爷以前说的话，重阳不只是看菊花、爬山的日子，更是提醒人要珍惜眼前的日子，惦记着身边人。可那时候我哪懂啊。直到后来，风里的菊花香再也没人跟我一起闻了，才明白有些惦记只能放在回忆里。

傍晚的时候，我下楼买了几块重阳糕，还买了一小瓶菊花酒。回到家，我把重阳糕放在桌子角上，倒了两杯菊花酒，一杯放在母亲以前常坐的沙发边，另一杯放在窗户跟前——从这能看见对面的黄菊花，也能看见远处的天。我对空落落的屋子小声说：“爷爷、奶奶、爸爸、妈妈，重阳好呀。”

窗角的菊花香还在飘，今年这个重阳，有想他们的味儿，有没来得及说的遗憾，可也有藏在回忆里的劲儿。那些爱过我的，那些暖过我的事儿，早就变成心里的光，照着我往前走。希望那边也有重阳节，有黄菊花，有重阳糕，希望他们在那边，也能过得安稳又暖和。